



贺享雍◎著

贺享雍小说集
豪门系列

豪门

婢女

等待她的却是……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贺享雍小说集·豪门系列

豪门婢女

贺享雍◎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豪门婢女/贺享雍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5

(贺享雍小说集·豪门系列)

ISBN 7-228-08760-7

I. 豪… II. 贺…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0936 号

责任编辑: 丁 璇

责任校对: 江光雄 马庆福

封面设计: 何东琳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大 32

印张 39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8-08760-7 全套定价: 66.00 元 (本册: 22.00 元)

再版前言：

好作品读者和市场都不会忘记的

文学和娱乐，似乎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文学当然还有其它功能，比如它的认识功能，它的教育功能，还比如它的对人的精神的提升功能等等。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除了今天的在校学生学习语文课本或文学课本上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评论家和专业学者研究文学作品外，一般的读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受众最广大的小说作品，最初恐怕都不是抱着受教育或提升精神品格的动机，来欣赏文学作品的。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也许还是出于娱乐与消遣的需要。

因为，人们的情感需要一定的释放，这种情感释放最安全、最可靠的手段，莫过于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释放后获得的快感既抚慰了自己，也维护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何乐而不为？

然后，才是文学的其它功能，譬如获取知识、启迪心智、提升道德乃至超越无限等。

由文学的娱乐功能想到了文学的通俗化或大众化。

人们或许对一段时期内的文学或文学生产方式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或文化的高度控制，文学不是什么，只是国家意志和主流话语的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在这种高度控制和表达形式中，表面上看，整个社会都洋溢着昂扬和欢

快的情绪,但是,却鲜有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更谈不上个人欲望和要求的表达,因而,那昂扬和欢快的文学尽管浪漫、尽管充满理想,但那浪漫和理想有点像五彩缤纷的肥皂泡,美则美矣,却不经一戳。

和这种话语控制一样,那时虽有“大众文艺”的提法,但文学或文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真正大众过。充其量,那“大众化”的号召只是使文学的语言和形式通俗了一些,在其通俗背后,文学所隐含的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不但没变,反而在其“大众化”的口号下,得到了更巧妙的强化。

只有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文学或文艺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的雅和俗的大讨论。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那样,异彩纷呈,百舸争流,令人眼花缭乱。

还在不久以前,文学艺术在扮演着引领时代生活的角色,作家和艺术家还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潮流,还在以优越的身份为人们营造着一个又一个遥远、理想的精神家园。可是,仿佛在一夜之间,文学就失去了“轰动效应”,作家、艺术家赖以生存的土壤,不但光芒不在,反而大有荒芜之势,昔日的“精神领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去追随着时代的潮流。顺应时代,真正的大众的、通俗的平民文学,迅速挤占了文学的中心地位,文学大众化的春天终于来临。

这不仅仅是形式上变化,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社会运行发展中那种整齐划一的文化运行机制,打破了那种高度一体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艺术的功能观,使人们对文学艺术有了各取所需的多种选择,艺术和审美趣味,包括文学的娱乐和消遣功能,实现了空前的多样和自由。

但是,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适应这种变化。有的还坚守着原来的阵地,对在商品经济时代必然会兴起的一种文学现象惊呼着“狼来了”。一部分作家则极力迎合市民阶层的需要,一味

地以平面化和快乐原则颠覆和解构传统文学的神圣性。只有少数作家,既坚持文学艺术创作的严肃性,又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在大众文化的市场中,以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取得一种价值上的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创作了长篇小说《豪门》系列。

我出生于五十年代,无论出生还是成长阶段,都处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时期。所幸的是,当我开始从事创作的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学艺术的生产环境已开始改变,那种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局面渐渐缓解,进入九十年代,大众传媒又得到迅猛发展,一种新的文学艺术的供求关系开始形成,文学的娱乐性功能第一次从本质上,改变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艺观念。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文学的进步和成熟。

但是,文学又绝不是仅仅只为读者提供简单的娱乐和消遣。在文学的自为功能中,肯定还蕴藏着其它功能,如认识、教育的功能等。“寓教于乐”注定是文学艺术永恒的定律。今天,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以满足大众和消费文化需求为主的文化商人,已经对人的娱乐需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开发,就文学方面,什么艳情、侦探、武侠、惊险等小说此消彼长,更迭不休,近年来,更出现了所谓“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的作品。但不管花样怎么翻新,作为供大众休闲消遣的畅销通俗文学,在娱乐的功能之外,同样会突现出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起到或重或轻的认识与教育的作用。

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作家在执笔写作一部畅销或通俗作品时,肩上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因为你的作品越畅销、通俗,读的人就会越多,你的作品就会给更多的人或好或坏的影响。在今天娱乐和消遣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通俗文学作者一定不要忘记为读者提供优秀的作品,从而

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水平。

这既是这个宽松的、自由的时代对作家的要求，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有的起码道德。

关于《豪门》系列这三本书，我不想多说什么，读者是最好的裁判。我感到庆幸的是，在出版物汗牛充栋、许多出版物速生速灭的今天，这三部描写民国初年川东小镇女性命运的、又被冠以“通俗”二字的小说，在遭遇了几十年大量的、不同的盗版之后，又获得了和老读者与新朋友见面的机会，而且，还是以文集的形式集束推出。

这说明，优秀的作品读者和市场都不会忘记的，不管这作品是否打有通俗商标，还是有严肃的印迹。

我相信这套系列小说还会有第三次再版的机会。

作者

2004年5月

内容提要

大荒之年，年轻、美貌、善良的农家女儿罗菊花，为抵押租金被迫与未婚夫冉龙贵分离，到兰府为仆。

兰府主人兰洪恩，婚后多年无子。为使兰府续上香火，在老夫人、太太周密的策划下，导演了一出封建社会里的人间悲剧……

菊花到兰府深宅大院后，受到丰厚的待遇，大宅内外，丫鬟们争宠相妒，而丫鬟们又一个个神秘暴死。菊花被兰洪恩强奸失身，悲痛欲绝，恨透兰府，一场大火险些将兰府化为灰烬……随着妊娠的到来，兰府的恩宠，富裕的生活，使菊花产生对兰府的依恋。在兰洪恩的诱惑下，她甘心情愿地成了他泄欲的工具……

冉龙贵为赎菊花，不幸落草为寇。他带领人马潜入兰府报仇雪恨，菊花挺身而出救了兰洪恩。不幸菊花小产，被救回山寨。冉龙贵誓不罢休，终于捉住兰洪恩。菊花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兰洪恩。他拒绝了未婚夫的婚姻，逃回兰府，可是，等待她的却是……

鲜明的人物形象，细腻的情感描述，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仁主”的虚伪，“义仆”的可悲，将把你引入悲剧中。

目 录

- 第一章 豪门乞子》P001
- 第二章 生离死别》P048
- 第三章 荷园迷雾》P085
- 第四章 逼上梁山》P127
- 第五章 隐情初露》P160
- 第六章 闺闹惊变》P193
- 第七章 仇将恩报》P232
- 第八章 宁氏生妒》P267
- 第九章 兰府风云》P302
- 第十章 山寨释主》P333
- 第十一章 魂断流江》P368

第 章 豪 门 乞 子

1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

流江场兰家河首富兰洪恩老爷，富甲一方，却人丁不旺。这兰大老爷结婚已是十年有余，虽然夜夜和夫人合枕交欢，没少付出心血，但始终没有在夫人肚子里播下一粒种子。兰府已是三代单传，眼看着兰大老爷已过而立之年，这就更急坏了兰府老夫人、太太宁氏及上下人等。这年夏天，兰府老夫人、太太为求求子的虔诚，特地命大管家到县城专制香烛的“福满堂”香坊，特制了大香三炷，大烛两对。这大香一炷长达1丈7尺，粗2尺5寸，比兰家河观音坪娘娘庙正殿中柱只短3尺。大烛一根长8尺，粗如大斗，中间用粗壮毛竹掏空竹节，裹棉布为心，每根烛重130斤。又请来下河场专做泥人的曹六指师徒三人，马不停蹄地赶做了500个带小鸡鸡的泥娃娃，准备在农历七月七日乞子之夜，把这些泥娃娃挂在娘娘庙菩萨身上，供四场八乡乞盼生子的信女们对娘娘顶礼膜拜后来抱，以普施兰府恩德。

民国九年农历七月初五日，天德在乾，月德在丙，四相福生，宜出行、立券、破土诸般事宜。兰洪恩秉承母亲和夫人旨

意，带领大管家和下人杂役，驾一只木船，前去县城搬运大香烛。木船逆水而行，抵达县城，中午已过。到东门水码头泊下船后，一行人匆匆上岸，从十字街走到“福满堂”香坊，却不料因那烛太大，浇灌下去的蜡还没凝结，不能搬动。兰洪恩只好带众人来到“会仙楼”客栈，暂住一晚，等待次日一早再搬运香烛回府。刚刚走到“会仙楼”栈房门前，兰洪恩忽然听到一声亲切的招呼：

“呃！这不是洪恩兄吗？久违！久违！”

兰洪恩抬头一望，只见栈房门口的台阶上，站着两个须眉汉子，身穿便服，脚穿布鞋，正笑眯眯地看着他。兰洪恩略一思忖，也突然喜出望外地往前跑了几步，来到两位汉子面前，双手抱拳，行了一个大礼，然后抬头笑呵呵地叫道：

“哎呀！原来是玉儒兄、家茂兄，幸甚！幸甚！”

说罢，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两人的手摇晃起来。

三人只顾高兴，忘了一旁的众人。半晌，大管家才一脸惶惑地趋步上前，低声唤道：

“老爷……”

兰洪恩回过神，指了两位汉子对大管家介绍：

“曹玉儒、楚家茂兄，我成都高师同窗学友！”

说完，又将大管家对曹玉儒、楚家茂介绍了，才突然想起，问道：

“哎，玉儒兄、家茂兄，二位不是渠州府人氏，不知来此有何贵干？”

曹玉儒、楚家茂互相对视一眼，露出了淡淡一笑，回过头来。曹玉儒说：

“好男儿志在四方，怎么，不是渠州府人氏就不能来贵地？”

楚家茂也说：

“正是！我和玉儒兄行商至此，有点生意要做，得稍待几日。我们还说要专程到府上拜望你呢！没想到今日不期而遇。走，我

们找一清静幽雅之处，好好叙谈叙谈，洪恩兄不会不赏光吧？”

兰洪恩听了，忙说：

“哪里哪里！阔别数载，天各一方，岂有不好好聚聚之理？”

说完，兰洪恩吩咐大管家带领下人杂役，去客栈号了屋子，然后去厨房用膳；自己携了曹玉儒、楚家茂的手，往“市桥酒家”走来。

这“市桥酒家”是渠州城有名的一景，它建立在临江的一处河汊之上。楼堂不大，却十分精致。雕檐映日，画栋飞云，朱轩翠帘，碧阑粉牌，不但是一个喝酒的好去处，同时也是有雅兴之人赏景的地方。打开轩窗，远可以倚青天眺望万叠云山，近可以凭栏杆看一江碧水，濛濛烟波。既能够赏文庙的建筑群金碧辉煌，厢庑亭阁浑然一体，气势宏伟；又能够观楼下河汊两旁的绿柳婆娑，听枝头声声鸟鸣，看树下渔翁撒网，野老垂钓。因此，来这“市桥酒家”消磨醉眼，勾惹诗魂的，当然就不是那些引车卖浆者等闲之辈了。

兰洪恩、曹玉儒、楚家茂来到“市桥酒家”，满面春风的老板娘，一身素色打扮，把他们迎进楼上雅间坐了。接着，按照兰洪恩的吩咐，端上酒菜。三人就一面把盏叙旧，一面赏景，说到高兴处就开怀大笑，说到伤心处就唏嘘长叹。不知不觉，这顿酒就吃到了黄昏时分。看远处，山峦已披上晚霞的余辉，观眼前，满江涌动起金色的波纹，连天际间一团团牛乳般轻绡的云朵，也变得火带一般绯红。渔舟收网，艖公罢棹，大船小船都慢慢向港口和岸边靠来。三人都已是面酣耳热，兰洪恩看着夕阳，随口吟出一首前人歌咏市桥风景的词来：

“城南市口长虹架，

看九陌，春来也；

漾漾波绿，

濛濛烟碧，

一片柳荫桥下。

好是春光淡冶，

是谁家，

层台芳榭？

却笑丹青无价，

嚣尘中妆妆图画。

柳舒翠眼，

桥横雁齿，

竞喜莺迁鱼化。

有多少宝鞍骄马，

暗销魂，

攀条恨惹。”

吟完，曹玉儒、楚家茂一齐拍起手来，叫道：

“好！好！洪恩兄还是这般才华横溢，好一个暗销魂！”

说着，叫老板娘上楼撤了杯盘，换上香茗，三人谈兴未尽，又就着香茗漫话平生。这时星星已在黝黑的夜空出现，月牙如钩，挂在柳梢头。江中渔火点点，被摇荡的江水拉得弯弯曲曲。不知从哪家舞榭歌台，传来阵阵莺啼燕鸣的轻歌曼舞之声。兰洪恩见天色已经晚了，就要回“会仙楼”栈房休息，却不料曹玉儒一把按住了他：

“洪恩兄，何必如此匆忙呢？值此良宵美景，柳月娟娟，稍坐无妨！”

说完，他忽然回头朝外面打了一个唿哨，哨声刚落，就从门口走廊外转出三个绝色女子，一个个粉面桃腮，蛾眉蜂腰，扭动着丰乳肥臀走了过来。

兰洪恩不知怎么回事，把一双疑惑的眼睛从三个佳人身上移到曹玉儒脸上：

“玉儒兄，你这是……”

曹玉儒在兰洪恩肩上轻轻按了一下，将兰洪恩重新按回到

了座位上，这才说：

“洪恩兄，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值此良宵，我们何不放纵自己，乐上一乐！”

楚家茂也说：

“正是，洪恩兄！此情此景……”他站起来，抬头望了望江中渔火，接着说：

“楼阁临江水接天，登台一望景悠然！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呀！”

说着，楚家茂朝三个绝色女子招了招手。三个女子立即风摆柳一般，袅袅娜娜地扭动着腰肢，飘到了曹玉儒、楚家茂和兰洪恩身旁，娇滴滴地唤了一声，媚态百生，挨着他们坐下了。

没想到兰洪恩却忽地站了起来。听了曹玉儒、楚家茂的话，他已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却不好对朋友发作。于是就板着脸，像受了侮辱地对着三个女子斥责了起来：

“我等都是饱读诗书，为人师表的正人君子，岂能随便拈花惹草？你们赶快离开，别坏了我们兄弟吟诗作赋的雅兴！”

三女子一听，立即沉下粉脸，把目光幽怨地投向曹玉儒。曹玉儒正啜着香茗，听了兰洪恩的话，突然喷出一口茶来，他忙放下茶碗，对兰洪恩解释说：

“兰兄不必生气，这不能怪她们，这乃是愚兄之意！”

说完，曹玉儒停了话，目光看着茶碗中徐徐展开像游鱼一样摆动的片片叶芽。半晌，用指尖捞起贴在碗沿的一片茶梗，把它弹在墙角，这又才幽幽地看着兰洪恩说：

“兰兄，岂不闻自古佳茗似佳人？今晚有了佳茗，要是没有佳人相伴，不是白白误了这良宵美夜吗？兰兄放心，尽管玩就是！”

兰洪恩听了，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端坐不动，也不正眼去看身边女子。身边女子又恢复了先前媚态，娇滴滴地呼唤着，又伸出纤纤玉手，抓住了他的手。兰洪恩一时面红耳赤，呼吸加快起来。斜眼朝曹玉儒、楚家茂看去，二人已捏着两个女娃娃的手，正拿眼意味深长地看他。兰洪恩只觉得慌乱，走不

是，留不是。在身边女子一阵阵缠绵中，兰洪恩猛想起这次进城的目的，不禁触景生情，吟出一首诗来：

“十里楼台五里亭，

忽闻仙姑唤兰生。

非是乞子事定成，

故有嫦娥报佳音？！”

吟罢，不觉黯然神伤。

曹玉儒、楚家茂一见，不知兰洪恩有什么心事，又见他一副目不送色，坐怀不乱的样子，于是挥挥手，让三个绝色女子去了。

三人也不欢而散，各自回到了自己栈房。

兰洪恩走回“会仙楼”栈房，却一时心绪难宁了，三个女子的形象不时在他眼前交替出现，宛如过电影，一个比一个更娇艳。他举起被身边女子纤纤玉手握过的手掌闻了闻，手掌上似乎还留着那玉手上的粉香，兰洪恩身上涌动起一阵阵燥热来。想这人世间诸般事情，有些事是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是既能说、又能做，有些事却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有些事可以大轰大闹，正大光明地做，有些事却只能在暗地里悄悄做，不能让外人知晓，譬如这嫖娼狎妓，大约是人世间难免，但它却是属于只能做、不能说，并且只能在暗地里悄悄做的事。曹玉儒、楚家茂怎么可以当着人面，做那些打情骂俏、动手动脚的风流事？这岂不是下流无耻的行径，有辱读书人的斯文吗？兰洪恩把这些道理翻来复去想了一遍，脑海中还是禁不住浮现出三个绝色女子的粉面桃腮，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强烈。兰洪恩渐渐忍受不住内心升腾的那股欲念来，身上的燥热变成了一股烈焰烧炙，烤得五脏六腑也似乎膨胀起来。最后，他终于从床上爬起来，悄悄推开了茶房的门，茶房堂倌睡眼惺忪地看着他。兰洪恩掏出两块大洋，塞到茶房堂倌手里，然后附在他耳边说了一通悄悄话。

茶房堂倌将大洋举到灯笼下，对着发黄的灯光仔细端详了一阵，又贴在耳边用手指弹了弹，然后收起大洋，冲兰洪恩微微一笑，心领神会地去了。

兰洪恩回到房里，顷刻间像注射了一支兴奋剂，全身都充满了一种紧张、激动的期待。他不时注视着散发着昏黄光线的栈房走廊。每一次脚步声响起，都令他产生一种亢奋的颤栗。他恨时间过得太慢，又担忧茶房堂倌拿了钱不办事。在一次次不安的躁动中，兰洪恩终于盼来了这个时刻，就在他全身燥热无以抑制的时候，茶房堂倌为他领来了一个娇小玲珑的女子。兰洪恩一见，目光顿时放亮了：这女子比先前“市桥酒家”的三个绝色女子更娇艳、鲜嫩，虽说不上国色天香，却也是人间少有。兰洪恩目光像磁石般定在女子身上，半张着的嘴固定成一个椭圆形。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只听见心脏发出剧烈地跳动声，仿佛有一只怪兽要蹦出胸膛。

这时，那女子娇嗔地呼唤了一声。

兰洪恩只觉得这风情万种的呼唤，使自己的骨头酥软了。他看了看窗外，一钩月牙早下了柳梢，不知隐到哪里去了，夜空温暖、静寂。兰洪恩确信他今晚干的事除茶房堂倌以外，没有别的人知道。而茶房堂倌已经拿了他的好处，就像进贡灶王菩萨一样，他已用麦芽糖封住了他的口。想到这里，兰洪恩再也忍不住了，他放下窗帘，像一辈子没见过荤腥的猫，猛地扑了过去。

小女子却娇憨地“唔”了一声，推开了兰洪恩。

兰洪恩愣住了，不解地看着女子，问：

“怎么了，难道你不是干这行的？”

小女子撒娇地扭了扭身，那漆黑的眸子里飞出一个很职业化的媚笑，却不说什么，只向兰洪恩摊开了一只纤纤玉手。

兰洪恩明白了，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看着小女子说：

“你怕老爷不给钱么？老爷玩得起女人，还会给不起钱？！”

小女子斜眼看了看桌上的钱，摇了摇头仍不为所动。

兰洪恩急了，不高兴地说：

“怎么，还嫌少吗？好，少了再加，只要你让老爷玩得高兴！”

说完，又掏出一把钱加上去。

小女子迷人的大眼里，这才盛满无尽的柔情蜜意，冲兰洪恩莞尔一笑。然后，动手解起身上的褂子来。

2

兰府庄园坐落在离流江场两里的乡下。庄园坐北朝南，主要由朝门、前厅、后厅三进建筑和左右厢房组成，朝门高大巍峨，墙上盖着琉璃瓦，以防风霜雨雪对墙体的侵蚀。正中塑有鹤翔图案。朝门两边厢房，靠西是一处碉楼。碉楼四面开窗，站在楼上，就可以观察周围动静；靠东是马房。进了朝门，里面是一个空旷的院子，称为前院。院子用一色的青石板嵌砌而成，中间用红色琉璃砖砌了一条甬道。院子两边的厢房，左边是学馆，兰府世代的读书人，就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当然，也同时招收一些兰府管理人员和有钱的乡绅子弟在这里入学。右边是戏楼，逢年过节、生辰庆典，兰府请来梨园弟子，便在这里登台表演。但兰府的主人一般是不在这里看戏的，这里只是供下人、杂役们娱乐的地方。兰府主人看戏大都在后园的东宛楼。

走过前院，上了两步台阶，便是兰府前厅。前厅建筑高大宽敞，正房叫上客厅。兰府会客是分等级的，上客厅只会一般的客人，因此设备比较简陋，上客厅两旁的房，一个叫“读书台”，一个叫“养心斋”，这也许是过去兰府人丁兴旺时，兰府主人之一真正读书、养心的地方。可现在兰府只兰洪恩一根独苗，又有着偌大的后园，这里便有其名无其实了，现在分别成了大管家和账房先生办公的地方。上客厅后面，又是一处空旷的院子，中间仍用红色琉璃砖拼成一条甬道。两边厢房，一边叫“东宾客楼”，一边